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藏宝图

[英] 斯蒂文森·著/张微·译

张微/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藏宝图

张 微 主编

(英)斯蒂文森 著

张微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宝图/(英)斯蒂文森著;张微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6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张微主编)

ISBN 7-204-08449-7

I. 藏... II. ①斯...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737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华

张 微 主编

责任编辑:王继雄

封面设计:烽火视觉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制: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88

字 数:336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套)

书 号:ISBN 7-204-08449-7/I·1769

定 价:1056 元(全 48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前 言

《藏宝图》以其情节惊险、引人入胜而著称。

小说叙述一个已死去的、曾在海上横行一时、无恶不作的海盗掠敛了大量钱财，他把这笔巨额财物埋藏在一个远离英国的荒岛之上，制成一张地图，并由此而引发一个争图、探宝的故事。

书中刻画了一个机警大胆、善良诚实的少年形象；同时作者又极其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个海盗丑恶、凶狠的嘴脸；故事悬念重重、高潮迭起，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世界。

作者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在大学期间就已开始给杂志撰写大量散文、小说、游记。他的作品主要有《化身博士》、《绑架》、《新天方夜谭》、《快乐的人们》等。《藏宝图》是他的一部流传最广的小说。

目 录

老 海 盗

住在“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1
“黑狗”	5
黑券	11
航海用的大木箱	17
瞎子的下场	22
船长的文件	28



藏
宝
图

水手厨子

我到布里斯托尔去	36
厨子	40
船长	46
航行	52
密谋	56
军事会议	60

我在岸上的冒险

上岸	66
第一次打击	70
岛上的人	75
炮击	81

战 斗

弃船	85
西尔弗前来谈判	90
敌人进攻寨子	95

我的海上冒险

我的海上冒险的开始	101
潮水急退	104
小艇巡航	108
我降下了骷髅旗	112
伊斯莱尔·汉兹	118
八个里亚尔	125

西尔弗船长

身陷敌营	129
黑券又至	136

君子一言	143
弗林特的指针	151
树丛中的人声	157
西尔弗的垮台	162
尾声	169



藏
宝
图

老海盜

住在“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藏
宝
图

关于藏宝图的故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一切还得从当年父亲开的“海军上将”旅店说起。

我回想起他仿佛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

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

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他。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噩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像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都是关于绞刑、走木板、海上风暴和格图图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至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

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而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他的外套上满是他自己打的补丁。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烂醉的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拍了一遍桌子,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

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你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到你。我想话说到这儿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黑狗”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船长。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很早——一个折磨人的下霜的早晨——小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地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歪斜着。

那会儿，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呆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然而身上还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朗姆酒。但当我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同伴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而这张桌子是给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我们叫做“船长”的人的。

“好啦，”他说，“我的同伴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这很有可能。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为信服起见，我可以指出，那道刀痕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出了那块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快要回来了，并且还回答了几个其他的问题。

“噢，”他说，“这对于我的同伴比尔来说将和喝酒一样适合。”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愉快。这个陌生人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耗子出现似的。“我有个儿子，”他说，“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孩子——听话。嗯，如果你跟着比尔航行过，你就不需要站在那儿让比尔对你说两遍——你肯定不会。那不是比尔的作



风，也不是和他一起航海的人的作风。哎呀，真的，你和我回到客厅里去，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奇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回到客厅里，把我藏在他后面的角落里。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砰地一声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

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

“来，比尔，你是认得我的，你认得老船友的，比尔，这是肯定的。”陌生人说道。

船长发出一声喘息。

“‘黑狗’！”他说。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回答说，变得轻松了一些。

“‘黑狗’和从前一样，看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在‘海军上将’旅店。噢，比尔，比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两个，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他举起了他

残废的手。

“喂，听着，”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就在此地，那么好吧，说，有何贵干？”

“有你的，比尔，”“黑狗”答道，“你说得对，比尔。我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朗姆酒，因为我已有了这么个嗜好。你乐意的话，我们坐下来，像老船友似的好好谈谈。”

当我端来朗姆酒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坐在船长早餐桌的两边。

他命令我出去，同时让房门开着。“甭想从你的钥匙孔里探听些什么，小家伙。”他说。于是我撤下他们俩，退回到酒吧间里去。

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竭力地听，却除了低低的叽里咕噜声之外什么也听不清，但是声音终于开始大了起来，我能听到一句两句了，多半是船长的咒骂。

“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叫道，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如果要上绞架，就统统都上，我就是这么说的。”

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咒骂和其他什么声音的大爆发——椅子和桌子倒在了一块儿，跟着是金属的撞击声，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接下来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而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刀，前者左肩淌着血。就在门口，船长给了那个亡命徒



有力的一刀，要不是我们“海军上将”的大招牌挡着，准能将他一劈到底。

这是那场战斗的最后一击。“黑狗”尽管受了伤，一旦他跑到了路上，却显示出令人叫绝的脚力来，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丘边上。船长这边却怔怔地直盯着招牌，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他揉了几下眼睛，最后返身回屋了。

“吉姆，”他说，“酒！”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有点儿摇晃，于是用一只手扶住墙支撑着身体。

“你受伤了吗？”我问道。

“酒”，他重复着，“我必须离开这里。酒！酒！”

我飞奔着去取酒，但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我打碎了个杯子，碰坏了一个活嘴儿，而当我返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跑进去时，只见船长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已被叫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助我。我们合力搬起他的脑袋，他的呼吸非常重浊和吃力，眼睛闭着，脸色十分难看。

“哎呀，乖乖，”母亲叫道，“这屋子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可怜的爸爸还在病着！”

这会儿，利弗西医生走进来了，我们大喜过望。他是来看望我父亲的。

“噢，大夫，”我们叫道，“该怎么办哪？他伤在哪儿啦？”

“伤了？乱弹琴！”医生说，“和你我一样完好。这个人是中风了，就像我警告过他的那样。吉姆，给我拿个盆来。”

“吉姆，”他说，“你怕血吗？”

“不，先生。”我说。

“那么好吧，”他说，“你端着盆。”说着他拿起刺血针刺穿了一条静脉。

在放了大量的血之后，船长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四周。他先是认出了医生，明显地皱了皱眉，然后他的目光又扫向我，看上去就放松了些。但是猛然间他的脸色就变了，他挣扎着要起来，叫道：“‘黑狗’在哪儿？”

“这儿没什么‘黑狗’，”医生说，“只有你躺在这里。你一直酗酒，已经中风，就像我曾明白地告诉过你的那样。而且刚刚，我违反了我的意愿，抢先把你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现在，彭斯先生——”

“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打断道。

“我当然明白。”医生回答说，“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这样称呼你是方便起见，现在，我提醒你，”医生说，“好让我问心无愧——‘酒’这个字眼对你而言即是死亡。”

说完，他就拉着我的胳膊去看我的父亲。

“不碍事，”当他关上门的时候说道，“我给他放掉